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九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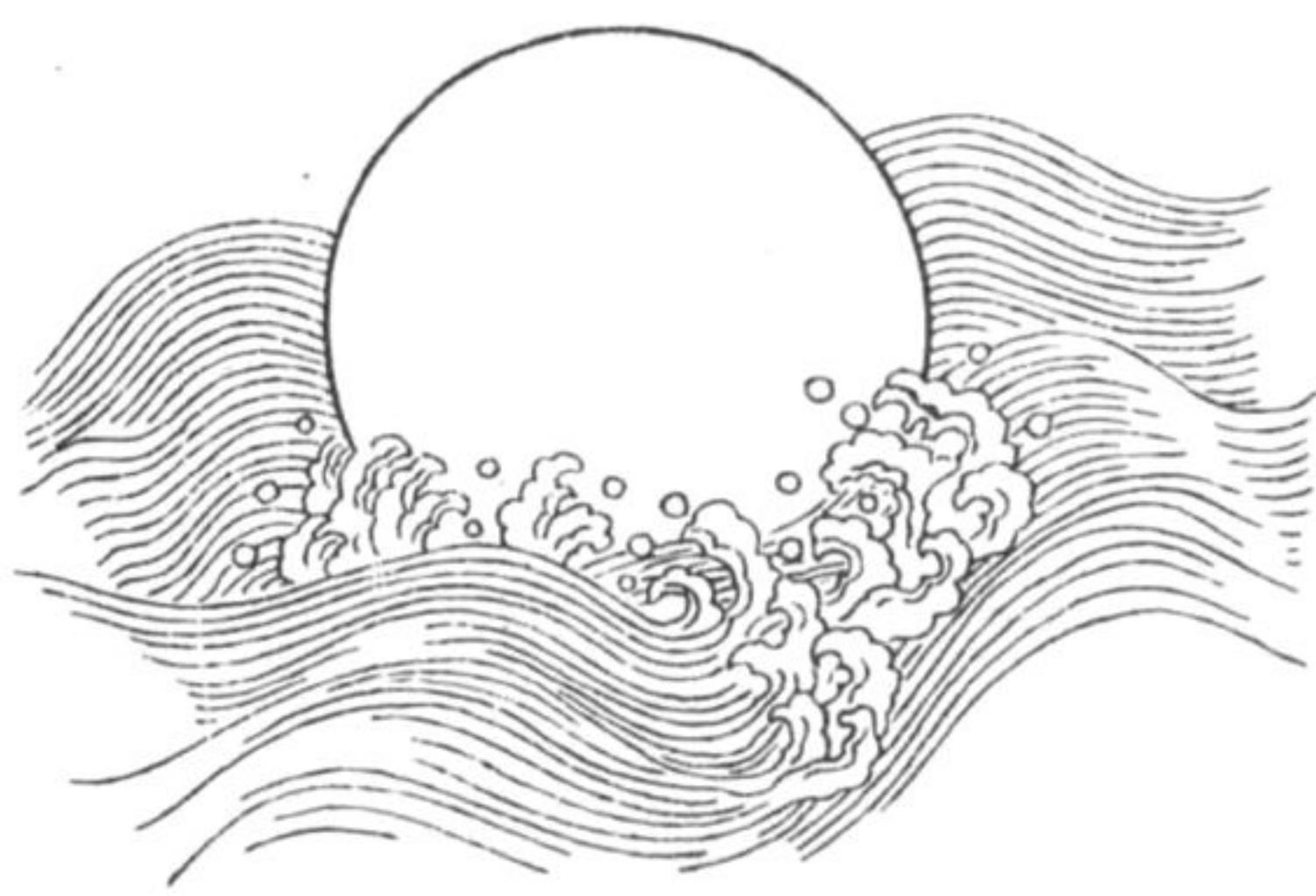
黃山書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明)高拱著

高文襄公文集十五種

清康熙籠春堂刻本



康熙戊辰重刻

遵依原本

種士集

笠翁春堂藏板



程士集序

試錄錄士之文

制也然或以爲不純故主司代爲之又以入簾猝辦試事不暇文故豫爲焉携之入其來舊矣時漸偷漓間有以是蒙詬訾者主司始有嚴心歲戊午順天鄉試實學士董公暨予典其事入簾予乃語董公曰題皆豫擬而同考者不與知非體今誠願與衆共之當董曰諾於是集諸同考官聚奎堂中程士集序

程士集

序

卷之二

程士集

目錄

卷之二

文

四書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君子貞而不諒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詩曰天主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

矣然程士不獨以文其意固各有所託予故以所爲藁自錄之程於何有徒以識吾

意也

嘉靖乙丑秋日中立子自序

程士集目錄

卷之一

序

會試錄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詩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鎬京辟庭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春秋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禮記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

年之食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

程子集

目錄

二

卷之三

程子集

卷之二

一

皇上統

天建極臨照九有如

日月之明無違弗徹

恩則雨露霑洽庶類

程子集

卷之二

一

威則雷霆震耀罔不讐伏四十四年於茲

道化洋溢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

獻咸切

帝臣之願焉歲乙丑復當會試天下士屆期禮

部尚書臣李春芳侍郎臣秦鳴雷臣高儀

以考試官請

擬宋以司馬光進三劄表嘉祐六年

校

大典乃輟館事

策五道

卷之四

程子集卷之一

新鄭高拱著晚姪曾孫有聞重較訂

序

會試錄序

我

陛下辭以往臣伏自思念經術淺薄行能無異

乃數蒙

拔擢超躡恒格以至今茲臣受

皇上恩至弘厚踰涯分多恩所可竭力報稱者其道無繇也乃今承乏辱校文之

命既懼弗勝已又自喜曰庶哉可藉是圖萬一

之報矣其敢弗殫精盡慎思所自効者乎

旣入院臣乃諗諸衆曰茲舉也爲求賢也

今卽以賢進後或未可知也乃卽以不肖

程士集

卷之二

進後其謂何是故代者有罰挾冊者有罰

羣聚而通者有罰茲惟我

聖天子明命諸執事敬之哉罔或弗覈俾我校

文者罔攸據旣入簾臣又諗諸衆曰茲試

言也爲覈所存也卽良於言存或未可知

也乃卽弗良於言存其謂何是故浮夸者

黜險僻者黜曼衍而無當者黜茲亦惟我

聖天子明命我諸執事敬之哉罔固舊見俾或

售於滌辭於是羣多上三試之士凡四十

六百有奇遵

宸斷取中式者四百人以其名氏及文之純者爲錄以

獻臣乃驗諸多士日於戲諸士出而事

君也自今日始也乃亦知所以事

君乎夫

君尊如

天勢相去至遠乃仕者率知義而弗知恩不知

天至尊遠也乃曰惟天萬物父母恩則若斯焉

程士集

卷之三

故曰天弗可欺報本弗可以已也夫

君上誠至尊遠然生成則

天也矧又以爲才焉而拔之而爵祿之則所尤

厚也是可弗知

恩乎可弗思所以報乎可欺乎故曰臣事君以

忠蓋不可弗忠也雖然亦知所謂忠乎夫

忠也者心之自盡者也無遠近無彼此無

隱顯而純然者也是故利於公亦利於私

者從而盡心焉非忠也其事在公其心乃

在私也有利於公弗利於私而盡心焉者乎非純臣弗能也有其實亦有其名者從而盡心焉非忠也其事在實其心乃在名也有有其實無其名而盡心焉者乎非純臣弟能也

主上所可知所可見者從而盡心焉非忠也其事在

知見也有於所弗知弗見而盡心焉者乎非

程士集

卷之二

四

純臣弗能也蓋臣嘗見人之理家也乃不惟才士卽中人亦罔弗臧脫不幸有弗臧

也乃厥究亦多臧也何者心誠求之故不遠也至其理國事也不直中人卽才士亦罔或臧脫幸有臧也乃厥究亦多弗臧也

何者弗旣厥心也故曰不誠無物夫苟旣

厥心則一爲而一成百爲而百成敬斯謂之敬勤斯謂之勤也苟弗旣厥心也則百爲無一有焉卽祇畏戰慄非敬也卽夙夜

無息胼胝手足非勤也何者非其心也非其心則謀不審謀不審則不當事機事不當機而能無債焉者寡矣矧克有濟是故日無物也夫無物之謂欺欺之謂負而況可言報乎臣之道必不可若斯也茲多士之進也猶尚如未汨之泉而未斲之璞也故臣惓惓焉以人臣之所以爲心者相戒勉冀有所先入而弗以巧宦之說投也諸士誠聽臣言終其身弗改庶可少裨於用

程士集

卷之二

五

而於臣圖報之心亦可少償焉厥或弗聽或聽亦罔終卒致債事則臣之心有欲盡而弗得者矣然亦可如何矣雖然

皇上之明日月也旣厥心或弗旣厥心弗能逃也旣厥心

雨露之弗旣厥心

雷霆之亦弗能逃也諸士固宜知自慎也乃何有於臣言哉是役也同考試官則諭德

臣鏗侍讀臣曼中臣謹修撰臣泰臣自

臣大綏臣士羨編修臣浩臣貴臣四維  
有丁都給事中臣守庭左給事中臣一  
敬給事中臣詩郎中臣奇廸員外郎臣金  
臣三省監試則御史臣邦珍臣承蔭實相  
與成事其防檢於外則御史臣顧廷對臣  
周弘祖增設自今歲始蓋先是士習稍渝  
頗彰訾議

詔特加嚴故增設焉並書之重  
君命也

程士集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六

上命臣份臣拱往典厥事錄既成臣拱當序諸

後臣惟堯舜都平坂而聖詰之佐多冀出

文武字豐鎬而名世之材多雍產何者大

明之發雖普照於萬方而賜谷咸池實先

被之故所感爲尤深也然天地之化以恒

久而成乃滌非多歷年所薰蒸透徹抑何

以培毓英賢輩出而弗匱乎故堯則百十

有八年舜則百有十年文王則九十有七  
年武王則九十有三年其德衍而靡窮其  
意悠而不疑是以太和之氣萃於人文岳  
牧盈庭而宅俊列席者也夫豈一朝一夕  
致然哉仰惟我

皇上天縱神聖撫運中興以

道德養蒸黎以

禮樂陶萬國漸摩淪浹三十七年於茲方將

配

程士集

卷之一

七

天地之無疆同

大明之火照有不止如堯舜文武焉者至順所  
積卽翔泳之物罔弗歸德而况於人乎况

於士乎況於在都邑者乎固宜有英賢輩  
出如昔之冀與雍者以爲

國之楨率先天下用之而弗匱者也乃臣今

得縱閱其文往往據理要切事情論治則

祖唐虞論道則師周孔論志則尊義而賤

利論人則好正而嫉邪卓犖雄渾之氣勃

如溢如莫可抑遏以是想見其人卽古人何讓焉臣則竊慶嘆曰文盛矣哉自非聖人在上涵育有年何能至是乃益信作人由

諸壽考詩人所稱非虛也然臣於此復有餘懼焉何者昔堯舜時雖敷納用言然必試功而後庸文武之法有言揚者矣亦必任事而後祿豈非以言取人卽盛世有未敢必者哉則臣於今日又安敢必謂盡得人也茲役也臣實夙夜惴惴焉殫厥心惟

程士集

卷之一

入

其言平正通達是取厥或鈎棘爲奇浮夸爲博閃爍而無當游揚而不情諸若此者

卽華采烜爛如綺如繡直黜之不復顧惜

何也

國家取士非爲言也將緣是以覩知其爲人

也卽皆平正通達如所取者且所覩或未

可諒乃其言卽爾爾斯其人已可識矣而

又何覩焉臣竊觀時俗率好以虛辭爲業

不溯本始以僥幸爲才不右質直以形迹

爲行誼不崇心術以文飾爲事功不求貞實先若時卽所自處亦旣欺甚矣尚敢望其身致誠信奉

主上之役使哉故臣於覩知之際其去取乃如此也於戲主司之心至是則竭矣無復能爲者矣繼自今務自樹立以逭主司不明之罪者在爾多士詩曰彼都人士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夫都士之爲民望也者豈惟其出言有章爾哉固以行之周

程士集

卷之二

九

也爾多士誠自樹立致誠信以奉役使則固可以爲

國之積率先天下先哉萬民之望也已不然而徒以其言止焉非所敢知也詩曰我不

見今我心不說將無有嘆息而譏者乎乃於

天地久成之化

大明首被之光不旣自棄自背矣乎其爲都士也則何貴矣不寧是也臣聞鳳之性仁其

出也爲瑞而天下治鳥有日昭明者五色

而象異其性不仁而出則天下多事臣今

之必以平正通達取士也誠見其五色謂

爲鳳也脫不幸而有昭明者焉出乎其間

則國寧或爲之蠹詎惟科目羞乎此臣所

爲直指於多士之進惄惄規飭而不容已

者山陵爾多士其必思所以無負

今日也哉

程子集

卷之二

十

程子集

卷之二

十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聖人喻人本易舉乎政而政又易舉者焉蓋人

之立政如地之種樹固已易矣而况政又易舉  
如蒲盧者哉聖人以是告魯君所以望之者至

矣蓋謂文武之政其可攷知固也然舉息必繫

程子集

十

乎人者何誠以人之爲道也明良同德則可以  
立惇大之治體起喜同心則可以成明作之治  
功精神所運特一施措之間而凡正朝廷以及  
乎萬民者無弗效也意氣所加不過轉移之際  
而凡由家邦以終於四海者無弗達也蓋譬則  
地道之敏樹然厚德之所化沃膏之所滋凡植  
焉者有不速長者乎人道之敏政如此則但得  
其人自無不舉之政矣而况夫政也者聖人之  
所經綸也開睢麟趾之心施諸法度既盡善而

## 程子集卷之二

新鄭高 挑著毛姪曾孫有聞重較訂

文

四書

有徵時王之所損益也周官立政之規監於夏商又宜民而不悖惟弗立耳而立之斯立初無笑於積累也惟弗行耳而行之斯行非有待於更張也又譬則衡中之蒲盧然其生也勃焉其成也忽焉凡種焉者有能先之者乎噫地道敏樹矣而蒲盧又易生苟得地以種之豈不尤速乎不然雖易生之物有不能自生者也人道敏政矣而王政又易舉苟得人以舉之豈不尤速乎不然雖易舉之政有不能自舉者也政之繫程子集

卷之三  
二  
乎人也如此夫抑此夫子憲章文武而欲行周公之道者也周禮在魯文獻既存而俗有先王之遺則至道又無難者故於魯君特惓惓耳然論政莫備於此言固在也有其舉之則蒲盧之易百世無不然者豈特魯哉

君子貞而不諒

聖人論君子守正而不滯所守焉蓋貞者事之幹也君子貞以幹事而天下之理得矣又何有於諒哉聖人之意蓋謂德每戒於無恒則學必

貴乎能守固也然難辨者疑似之際易蹈者毫釐之差有不可以徒守者彼其據事理之至當確然獨立而不易者貞也持已見之一端介然自信而不移者諒也貞或有同乎諒然以理爲主而非以守爲主自有隨機應變者存焉非所謂諒也諒或有同於貞然以守爲主而非以理爲主實有執一賊道者在焉不可謂貞也人惟察識不明而成心未化固有貞而不免爲諒者矣惟君子擇善也審而精義致用不拘於形迹程子集

卷之三  
三

之粗執德也弘而利用安身自得乎中庸之妙如禮所當守固有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者矣然或事與時遷則又變之以從宜而非禮之禮乃其所不處也曷嘗有所意必而流於硜硜小人之爲乎如義所當守固有利之不能疚感之不能怵者矣然或始與終異則又易之以從道而非義之義乃其所不居也曷嘗有所適莫而類於匹夫匹婦之見乎蓋貞者正而固者也諒者固而未必正者也貞則諒在其

中而諒則反害乎貞矣此君子所以異於人歟抑此大人之事也有大知有大勇而合以成其仁者也使精一之學有所未至則雖可與立者猶不可與權况其下乎然不諒惡乎執則又取於諒者何蓋孔子爲不通者言而孟子爲無信者形也信而能通則其所謂諒者固卽所謂貞也學者但當勉造乎君子之域豈可二三敗德而徒曰不諒也哉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程子集

卷之三

四

賢者擬聖人之治有神於得民者有神於化民者盖民心難得而尤難以化也聖人有以感之而效可立致焉非至神其孰能如此哉子貢曉子禽之意如此蓋謂有德者必有業然德之未至者以形用而德之至者以神用夫子天下之至聖也設見諸行事豈但所謂立斯立道斯行而已乎民間常懷固必綏之而後來也然有未必來者况斯來耶夫子弗綏則已苟於既立而加惠焉亦爲之懷保云爾而非若是其幾也然

有是懷保之仁卽有是歸附之義近孰與被已相招矣遠孰與聞已相應矣有不疾而自速者焉何也綏之神故也所以潛爲之格者非惟天下弗知而聖人亦弗知也民心罔中固必動之而後和抗然有未必和者况斯和耶夫子弗動則已苟於旣道而振德焉亦爲之鼓舞云爾而非若是其幾也然有是鼓舞之機卽有是變化之妙以章百姓旣昭明矣以協萬邦旣時雍矣有不行而自至者焉何也動之神故也所以默

程子集

卷之三

五

爲之運者非惟天下相忘而聖人亦自忘也夫子至神之用一至於此是豈人之所能測乎測之不能而可及耶子乃謂豈賢於我謬矣抑夫子嘗云王者必世而後仁而子貢於夫子則極言其治效之速何歟蓋夫子以成功言所謂高厚悠久者也子貢以感應言所謂過化存神者也然必世之仁其感應未嘗不速而綏來動和亦必愈久而愈極其盛也故不觀子貢之言無以知聖德之爲神不觀夫子之言無以知王道

之爲大合之則備矣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大賢引詩及聖人贊詩之辭所以明性善也蓋物則名具而懿德同好則人性之善明矣非大賢引詩及聖言以證之何以知其然哉想其答公都子之意若謂以情善而徵性善吾之論性固若此矣然非獨吾言之也古人亦有言之者

程子集

卷之三

六

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謂生理之出諸天者然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謂良心之在於人者然也孔子讀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何則器形而下道形而上固未始不相須而性立其有情效其動亦未始不相符也使有物而無則是器之離乎道也而何以爲器乎使秉彝而不好德是情之拂其性也而何以爲情乎所以天之生人有是物必具是則乃其所爲主者也有是則斯成是物乃其所主者也蓋

天非此無以生人而賦則惟均人非此無以爲人而分則有定其謂民之秉彝非與夫秉彝卽物則也以在民而謂之彝然懿德卽秉彝也以可好而謂之懿惟爲秉彝所以根於心者悅諸心而好此懿德者達之天下而無間焉蓋有不谷自己者也勉強云乎哉所同具者所同然而好此懿德者揆之百世而如一焉蓋有不能自知者也矯飾云乎哉信乎有物之必有則也秉彝之必好德也乃其道固如是也而詩人其知之乎夫知有物之有則則吾所謂仁義禮知者可識也知秉彝之好德則吾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可識也而情之可爲善也不旣明乎情善則性可知矣彼三說者奚待辯焉大抵孔子罕言性故學者不可得聞乃孟子獨詳言之何歟蓋性固難言而雜說亂眞則又不可以無辯卒之性善明而諸說破俾人心不淪於禽獸者非辯之力歟噫以此垂訓乃後猶有爲性有三品與夫善惡混之說者